



五湖文編



上湖分類文編目錄

余幼攻舉業卽學爲古文自宦塗載躋三十餘年來奔走衣食多爲人代作非其本意今已衰老思力不任爰集已丑年以前舊稿檢去其酬應之文剩存數十首刊詩旣畢并以付梓其代筆有關政治者亦附存一二焉錢塘汪師韓

讀經

干祿解 明堂位說 大學說 書夾漈鄭氏爾雅箋注

讀史

越石父論 漢關公論 唐宋毀廟論 唐宋卿大夫廟制考

書後

羅鄂州小集書後 書大樂律呂元聲 陸清獻公靈壽縣志

書後 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補記同文聲形故 跋方望

溪先生教忠祠禁 桐城縣賑恤饑民冊書後 題桐城方

氏家譜稿 讀臨川公張烈婦傳書後

各書自序

觀象居易傳箋序上 序下 詩四家故訓序 春秋三傳注

解補正序 孝經約義序 語孟疏注辨異序 文選理學

權輿序 孫文志疑序 平于南雅序 清暉小志序 說

部四種題詞 韓門綴學 坦橋陸說 詩學纂聞 談書錄

書

與唐明府書 與友論講學書

記

廣平清暉書院始置諸生膏火記 保定蓮花書院藏書記

沈啟南畫拜墓圖記 梁池記 易農廬記 敬行軒記

序

贈桂晉裴七十壽序 佟刺史百歲冥壽詩序 送廣平尉李

雜著

耻齋告歸序 開州馬氏族譜序

石鼓說 儒門淡薄論 憶樗園賦 并序

祭哀志畧各體

祭鄭侍讀文 祭滅尊先生文 金閨石哀辭 并序 牛真谷

哀辭 并序 山東按察使盧君墓記 叔父重闈府君權厝

志 先親行畧

代筆

懷柔成介愍公祠堂碑銘 改建涿州石橋記 衡水縣安濟

橋記 桐城新設試資田記 正定府志序 楊蘭晚少師

節婦傳序 容城楊氏募脩忠愍公墳塋疏

上湖分類文編

讀經

干祫解

禮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先儒之解或以上及高祖爲干或以大夫不得祫而祫爲干是皆以廟制大夫三適士二無高祖廟故也程子謂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皆得祭及高祖若以大夫士祭高祖爲干何以庶人祭及高祖反不謂之干乎且庶人祭及高祖可竟自致祭而大夫士顧嫌於僭必待有大功見察於君乃得非常之賜乎若謂祫非大夫所敢行彼其平時已祀四親矣雖三廟分祭而如庶人止有一寢者其與合食何別又豈庶人之合反隆於大夫士之分乎準情度理皆不可通竊嘗論之大夫不敢祖諸侯其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必俟五世斯爲高祖方其始封高曾祖考皆諸侯再世

則高曾祖皆諸侯三世則高曾皆諸侯四世則高祖諸侯而大夫之
三廟於三世始備始封既正太祖之位矣四世則始封爲高祖五世
而昭穆之廟有高祖六世而昭廟之高祖乃祧已祧者更無合食之
事惟在始封四世以內曾不得祀備四親於是乃有干祫祀者國之
大事廟未備而欲祀諸侯之祖是以謂之大事大事不當作大功解
也省如後世書奏不省之省謂請命而君許之不當謂有功見省也
其名祫而其實則惟四世然則大夫士安得有祫哉顧何以亦謂之
祫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大夫之家未嘗有諸侯之主則其祭宜
若禘之設虛位而以太祖配至于祫時亦設高祖虛位於太祖之廟
而太祖在昭穆之列太祖且在昭穆豈太祖以下可各居其廟乎是
必升而合焉故擬於祫而亦謂之大事也其曰及者謂自高祖以下
所不敢祭者皆得干焉然祇以高祖爲限非比諸侯之祫自諸侯太

祖以下累世皆得合食也其兼士言者諸侯嫡子爲大夫其庶子固
有爲士者苟在五世以內其禮應同惟是干祫僅見大傳他無可證
古史所傳絕無干祫之一事可知此屬變禮猶之魯賜重祭載在明
堂位及祭統先儒多謂成康必無此賜其後鄭祀厲王三桓祀桓公
皆云君賜皆非禮也大夫而僭諸侯是叔季事耳而豈真爲周公之
制與孔子之言歟

明堂位說

魯用天子禮樂魯自僭也而託於成王之賜先儒多有辨者若周公
踐天子位此斷斷必無之事然記有明堂位史有魯世家望溪方氏
作周官辨於明堂位一篇斷爲王莽劉歆所僞竄而特疑其文不知
何爲而作蓋無他書作證也余竊嘗得其證於周書之明堂解解曰
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
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

之位。天子之位。負斧展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其末曰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方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其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君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不曰天下君。逮弭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卽成王也。位卽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於成王之左右。卽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謂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成王出者。蓋在六年。猶不能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卽指周公。且移其解之後文於前。改明爲朝。而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改宗周。

爲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考王莽傳云。羣臣奏言。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其述禮明堂記。以爲周公踐天子位。且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觀此文。其詞旨正同。緣假王之名。不可僥入。故又造逸書嘉禾。以附會其說。至史記作於武帝太始時。在莽居攝之前。百有餘年。而曰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負依以朝。諸侯及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綏綏如畏焉。文詞與史遷之筆迥異。又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夫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金縢之文。辟乃謂居東也。而如世家言。則似謂不避嫌疑而居攝。不已謬乎。莽特求封遷後爲史通子。其尊信司馬正恐人疑其之。

耳要而論之。明堂解乃自古方策所流傳而魯後人述之以著周公之勲勞。其自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以下。則魯人僭禮而增益之詞。然魯但以禮樂賜自成王。未嘗以踐祚誣周公也。故其文頻稱天子。而曰天下傳之久矣。又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蓋詞隱而旨微焉。不幸爲莽歆顛倒。而又竄易史記以證之。莽歆之禍。不更烈於焚書也哉。

大學說

大學之書。有石經古本。有明道先生改本。有伊川先生改本。有朱子定本。竊嘗就古本論之。格物者。格其有本末之物也。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也。宋黎立武。明王心齋。郝京山。皆如此解。何謂物。所先所後。皆是物也。先後之中。各有本末。何謂本末。經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之事。明德是已。然不可以新民爲末也。何謂末。經則又明言之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末亦多矣。何獨言財。蓋治平之以德爲本。以財爲末。尤本末

之顯然者耳。何謂先後。自先治其國。至先誠其意。皆先也。而后知。至至而后天下平。皆後也。其必言事有終始者。何也。物之本末。雖有定。而措之於事。則不皆以末爲終。卽如平天下。固以財爲本。而欲民之興行。先富後教。要莫急於生財。自治治民。義各有當。此物所以當格。而知所以當致也。而元明之儒。更欲移經文。知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六句之後。則又何如。遵奉程朱爲有本與。

書夾漈鄭氏爾雅箋注

古之人不讀爾雅。則無以解六經。後之人不讀爾雅注。又無以解爾雅。然而注有善有不善。小山峩大山岵。大山官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文選注無注。則以三名爲六名。此注之善也。鯉鱸鰕鮎鱧鮠。有注作鱸而以六名爲三名。此注之不善也。且夫孟狼尾。則孟子異文焉。卷施

草。則施施異文焉。鷺楊鳥。有離合字之異。若覲孳。弟離。若蜚蠹。蟹。若蟪蛄。蚌。虹。蛭。若鷓鴣。老鴝。鵠。若鼯鼠。豹文。鼯鼠。有上下讀之異。注家

紛紜莫知孰是也。

夾深之作箋注也。往往指經文之誤。如謂釋詁之咍咍皇皇藐藐穆穆關關雍雍當入於釋訓釋草之菝葜麥藎當入於釋木釋詁之阮阮虛也阮不當有重文釋邱之夷上洒下不澹不字當爲衍文釋天謂之景風之上當有關文十二辰所次不當遺却實沈鶡首鶉尾乃今勘其書則經文且有脫去者。釋言之弁同也。釋水之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之葦醜芬釋魚之蛭蟣釋鳥之倉庚鷺黃也。郭氏皆有注。而鄭并經文闕焉。何也。

其於經文有疑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子也。謂子本予我之子。又爲賜子之子。疑此當言台朕陽子也。謂我也。賚畀卜子也。謂與也。以二字同文故誤耳。然觀上文曰台子朕我也。又曰朕身也。則不應相承。又以台朕爲予我之子。注謂通其名。而疏謂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我與之也。似非訛誤。且陽施陰受。陽固有施與之義。不必以魯

詩陽如之何爲解也。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謂玉出于闐中國並無其意。以崑崙爲中國地。而于闐在外者。按河出崑崙有兩源。其一逕于闐。則于闐正卽崑崙虛也。釋邱絕高爲之京。郭注人力所作。非人爲之邱。郭注地自然生。此蓋李巡孫炎之舊解。義甚顯明。鄭於上句欲改爲之作謂之。於下句欲增謂之二字。似未當矣。於郭注釋詁所云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指其臆說。而其所改郭注。如以藟大苦爲黃藥。而非甘草。此本之夢溪筆談也。至以劉劉杖爲安石榴。鬻雕蓬爲其米雕胡。毋亦臆斷耶。因凍雨。而謂爾雅在離騷後。因芩苳藿藜。而謂作爾雅者江南人。是特因郭威張仲孝友之疑。而推廣之耳。

箋注一書之大指。在採經以爲證。故於郭所已釋。而鄭更云未詳者。如釋詁之奢勝也。郭曰誇奢得勝也。貉縮綸也。郭曰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釋獸之鼯鼠。郭引山海經狀如鼯鼠。鄭則仍

曰未詳亦有郭無所疑而鄭曰未詳者如釋詁之楮直也紙樂也契
捷也與釋地東北之斥山釋水之濟爲澮汝爲澗洛爲波淮爲澗過
爲洵潁爲沙皆曰未詳凡以無經可證耳

惟其必以經證故於郭注未詳而邢疏有釋者則必有證乃取之如
釋詁之肇謀也疏引詩肇敏戎公釗勉也疏引方言秦晉曰釗逐病
也疏引詩碩人之軸鄭康成箋曰病也軸通作逐求終也疏引詩世
德作求釋言之邕支載也疏引謝氏云邕又作擁擁者護之擁護支
持皆載任之義廩廩也疏引廣雅廩倉也釋訓之低低愛也疏引李
巡曰低低和適之愛也萌萌在也疏引字書作蔥說文作蔥是也若
疏之無證者則不取祭名夏曰復肸疏云說者謂祭之旦曰復陳祭
肉以賓尸鄭則曰未見所出也然如釋詁之禡福也謹敬也仍乃也
鄭於郭注未詳者何又無所疑耶

其於郭未詳而鄭補之者獨釋詁之薊大也引韓詩薊彼甫田說文

薊草大也豫厭也引易豫怠也揚續也引孝經揚名於後世此三條
爲有經据耳他若釋詁之孟勉也以爲孟卽腎也勉作也以爲開作
也於代也以爲更辟也衛蹶嘉也以爲今時俗訝其物則曰衛蹶與
衛亦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臻侯乃也以爲臻重至也侯維也維
亦乃也艾歷相也以爲艾卽父也歷徧閱也釋言之辟歷也以爲辟
今作劈歷過也釋草之薛庚草以爲藤生蔓延花似薜荔也須葑菹
以爲菰葑也菰苻止以爲亦蒲類也仲無筮以爲簣管竹也姚莖涂
薺以爲荻蕒也荒東蠡以爲薜荔也釋木之榎柅柳以爲烏白也釋
魚之鰲鯨以爲今鰻魚亦呼鰻鰲也釋鳥之齧齒艾以爲艾卽鳩下
文之桃蟲鷓其鷓鳩也密肌繫英以爲啄啖石英之英雞也其欲改
字者釋詁之徵虛也疑徵爲侈治故也疑治爲始以上所補安在其
確有證歟

且有郭注之誤而相仍莫改者釋言之郵過也郭云道路所經過按

日知錄云古郵字同尤詩云是日既醉不知其郵王制云郵罰麗於事則郵之爲過猶之誓之爲過也釋地東方有比目魚焉郭云江南呼王餘魚按左思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其種各異非一魚二名也余嘗觀上林賦之留蜺蛭蝟西京賦之荒懷羊司馬長卿張平子之所知者至郭氏已俱不知何況後人蓋博物之學難矣乃余於郭鄭皆所未詳者約六十處而其中有可援古而補釋者得三分之一今並附錄於後釋詁郤會也漢地理志左馮翊郃陽縣顏師古注曰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洽固會合義矣又羨長也韓詩江之羨矣薛君章句曰漾長也見文選注特偏旁加水耳又寅進也漢律歷志曰引達於寅引達非進義乎又神重也重讀平聲檀弓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劉熙釋名曰死者之資重也又滕虛也易咸卦上六傳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咸以虛受虞翻改滕爲滕曲說耳又禡福也張衡東京賦祈禡禳災薛綜注謂

求祈福而除災害也又衡思元賦蒙厖禡以拯民衡自注引爾雅曰厖大也禡福也又禡裁危也龍龕手鑑引爾雅注云禡事之危也中庸裁及其身尤顯然矣又哉間也說文言之間也注引論語君子哉若人間隔之意也又徽止也樂書琴徽以節奢縱乃止之義白虎通論五音云徵者止也陽氣止則徽或徵之訛也又楷直也緇衣引詩有覺德行書覺爲楷章志貞教直之義也射義棲皮曰鵠注鵠之言楷楷直也又郡乃也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也是卽鄭釋臻重至之謂也又仍乃也論語仍舊貫周官仍几皆因而不改之義也又翬捷也說文翬飛之捷也又元良首也此似釋書一人元良猶易言首出庶物不當以元良二字分釋也又釋水汶爲瀾釋文引李巡注瀾溢也又釋草薜牡薜釋文牡薜卽薜荔也鄭以荒東蠡爲薜荔或誤矣又苗菹卽上文蓀菹乃茗也苗蓀聲相近而別二名耳又蘇菽閭百詩謂卽上文之菽菹蘇乃雞腸草也又釋蟲傅負版困學紀聞謂卽

柳子所爲作蝮蠅傳者善負小蟲也。又釋鳥鷓鴣軌卽雉之東方曰鷓也。又鷓劉疾卽下文鷓鴣其雄鷓也。又鳩鋪技說文作鷓鴣通雅謂卽鷓鴣俗訛呼爲鷓姑子者也。又釋獸鼯鼠釋文引舍人注其鳴如犬也。

上湖分類文編

讀史

越石父論

史記越石父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且謂晏子知己而無禮。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或疑石父賴晏子以免於厄。而乃責其無禮。且晏子非無禮於人者。必石父苛小求之。以是爲不知德。或又以石父因請絕爲上客。同於戰國貴士賤王之習。或又疑石父贖歸弗謝。因是不爲晏子禮。若是則他日請絕而竟絕。且晏子爲德不卒。其與下鄉南昌亭長何異哉。故是數說者皆非也。人情於其所有德。輒自矜負。而其人亦以嘗有德於我。不計其小節。大抵皆然。然非所論於賢者。石父之賢。史不具載。卽以請絕一事論之。晏子何不於其贖歸之始。卽禮之爲上客。而必待其請絕乎。豈晏子能知於縲絏之中。而不能知於載歸之後乎。蓋

石父之賢他人不知獨晏子知之然雖知之而不能使人皆信之故不惟知其賢而已并知其必請絕也請絕而禮之而石父之賢乃著於人人此晏子之權也石父之言曰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君子貴有知已以公不以私出之縲綬則國無失刑凡無罪皆不當在縲綬中不必賢者也賢則不徒使免於厄焉將用其道以裨益於君國故使石父贖歸而謝雖無禮而不請絕是乃濁世貧士失職幸其身有托不得已而出此而石父非其人也此後世權門要路施恩於人以收人心使樂爲我用而晏子非其人也故免厄可以無謝者爲晏子之知已也久之請絕者亦非以上客爲榮也理當請絕則請絕之其心公心其道君子之道故史特稱之曰越石父賢夫爲晏子者當知石父之必請絕而爲石父者不必預料晏子之延爲上客也後世若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寶祭竈請比隣知已不知已之辨可以參觀區區王粲之依劉表又何取焉又何取焉

漢關公論

古忠義之人其聲靈顯著莫有過於漢前將軍關公者夫其德爲聖人而蔽以一言曰忠此卽小夫婦人孰不知之顧皆以忠於昭烈爲言以天下三分爲憾則猶有未當焉考史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卒於臨沮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篡立明年四月蜀中表請昭烈卽皇帝位是爲章武元年是年孫權自王於吳此乃後漢書所稱天下三分者在公卒兩年之後若建安之末卽操權未嘗不以虛名尊漢帝且武侯定計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公不亡則荆不失以信大義可守亦可戰也天下何由而分乎是故公之忠於漢者忠獻帝也非忠昭烈也忠於一統之相維而非忠於三分之鼎立也奈何一段孤忠千載曾無人白之者儒者若孫夏峰猶惑於桃源結義之說况其茫然未聞道者歟或疑范書陳志及朱子綱目皆稱昭烈自爲漢中王拜公爲前將軍似乎王與將軍皆非天子之

命而公何爲受之。是又不然。凡史書自立者，乃其勢不得不立。故書法云耳。非遂無天子命令也。操之爲魏公，加九錫也。史亦曰操自爲也。而九錫冊文，則由尚書郎潘勗稱制詔以撰之。此可例推矣。勗之文曰：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官，皆如漢初諸王之制。蓋漢初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郡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而賈誼疏言彼自丞相以下，徧置私人，則并丞相亦自置矣。至景帝始奪權改制。至東漢則或但有虛號而無國邑冊文。曰如漢初者，正指置官一事。然則漢中王之得拜前將軍，是卽天子命也。於公平何疑。不然，獻帝在位而謂公已隱然翊戴，昭烈豈不重沒其忠悃乎。或曰：若是則武侯之請昭烈稱帝，殆非矣。是又有說：獻帝廢而漢已無君，昭烈之力既不能制魏，而禮樂征伐要必有所自出，不帝昭烈，是無漢也。漢賴昭烈以存，武侯所以爲王佐才也。此費詩之疏，所以忤指而習鑿齒杖正討逆之論，誠爲明於理道哉。

唐宋毀廟論

唐高祖追諡四親，曰宣簡公，曰懿王，曰太祖，景皇帝，曰世祖，元皇帝。太宗時增宏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高宗祧宏農，中宗祧宣簡，而元宗復之，并諡曰獻祖。又諡懿王曰懿祖，立爲九廟。代宗祧獻祖，懿祖，德宗祧元皇帝，且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而正景皇帝之位。此唐之尊太祖而遷其上世二祖於別廟者也。宋藝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及後仁宗祧廟，存僖祖以備七室。神宗治平四年祧僖祖，熙寧六年又復僖祖爲始祖，而祧順祖。哲宗祧翼祖，徽宗祧宣祖，至崇寧三年立九廟，又復翼宣二祖。高宗祧翼祖，寧宗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之位。此宋之尊太祖而遷其上世四祖於別殿者也。當唐貞元間，韓文公禘祫議，欲以獻祖居第一室，而懿祖遷於夾室。此二句本朱子韓文考異曰：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朱子嘆其禮樂精深。

蓋諸儒所不及。可爲萬世之通法。宋熙寧間。王安石議奉僖祖尊爲始祖。程子聞之。謂安石所見。高于世俗之儒。後孝宗將升祔。趙汝愚議祧僖宣二祖。朱子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韓朱之議。當時皆不行。後人因惡安石。并毀程朱。以及韓子。夫韓程朱三子。豈不知唐獻宋僖。不足以擬契稷哉。夫亦以獻僖爲始祖。則夾室乃獻僖之夾室也。若無始祖。則夾室乃太祖之夾室。今以其尊於太祖者。下就太祖之室。固非理也。以其尊於太祖。因別立廟。而廢其合食。亦非情也。唐宋旣無可比契稷之祖。則卽以所追王之最尊者爲始祖。假使周無后稷。要不得以太王王季。下就文武之祧。亦必不別廟以奉太王王季。使不得在祫享之列也。後儒但見開創之君。當爲太祖。而不念別祀之非禮。則是開創之君。其身後正位爲太祖。卽不得與父祖會食。此其居心。亦不仁甚矣。或曰。唐許敬宗。宋韓維。皆謂今廟與古異。同堂異室。西方爲上。遷主於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然此獨太祖始正

位之世則然耳。其後子孫遞遷於此。則子孫又居太祖之上矣。其可乎。至韓子議尊獻祖。而不及宏農者。蓋自高宗已祧宏農。宏農原不在武德追王之列。是以元宗九廟。亦始獻祖。而况已毀于亂哉。馬貴與謂朱子膠柱鼓瑟。竊以爲過矣。近日作五禮通考者。謂夏祖禹殷祖契。周祖稷。皆是始封于夏于商于邵之君。以有國爲有功。不專以德而已。此欲以證唐獻宋僖之不足爲始祖也。夫唐之爲唐。乃因景帝在後周時追封唐國公。由是元帝及高祖皆襲唐公。唐景帝之廟號太祖。豈不正與古合乎。或曰。馬氏曰。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本身卽得立五廟三廟。不知此五廟三廟之主。遷于何所。余妄擬始封爵者。廟雖立。而虛其太祖之位。若禮緯所謂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者。或又如後世之別立祧廟。以藏先代之主。至太祖以後。乃藏夾室。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先祖。然亦必早立廟於始祧之時。不當俟之數傳之

後所謂喪事卽遠有毀無立也惜乎經闕其文卽馬氏亦但能疑而莫能斷也

唐宋卿大夫廟制考

卿大夫廟制禮經所載先儒聚訟紛紜然古制不可考而唐宋之制有可稽竊觀周制曰宗廟唐宋曰先廟宋儒所定者曰祠堂宗廟者重宗也等而下之之義也先廟者崇先也推而上之之義也祠堂則古制庶人祭於寢唐宋品官不得立廟者祭於寢之義也後人將循唐宋一二品立廟之制而又欲行三代之禮此所由齟齬不合而情理多所未安夫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漢後無建國之侯則皆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也古自附庸卽得立五廟五廟者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者別子爲祖故百世不遷繼別則已遷矣唐宋之廟不然也宋儒禮書皆以儀禮爲本朱子有鑒于大觀改制之非因會通司馬張程呂氏之書作爲

家禮嗣是儒者置唐宋之制于不論遂使禮經以後家禮以前中間千四百年無復有知舊制者夫禮因時變苟有可徵不可畧也廟制廢於秦漢至隋書補輯五代史志始紀北齊建國自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至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北齊享國日淺僅存其說未必有行之者舊唐書職官志祠部職云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廟五品已上祠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與新書互異新書禮志云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此下當有四品五品二廟句蓋史失之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廟有始封爲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至庶人祭於寢此開元十二年禮也又云始廟則署主而祔後喪闋乃祔此天寶十載禮也但云有祔不云有遷言遷祔者宋史最詳宋制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主祭

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疎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云所謂襲爵世降一等者王栒燕翼詒謀錄云自國公至封男凡五世封爵卑者僅一二世此議乃仁宗至和二年王堯臣等所定見文獻通考先是皇祐中宗袞朝錄及後至和中蘇頌頌傳先後有襲爵之請而事終不行然觀襲爵之子不得祔則廟中之主亦無遷矣若其言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云者子既別祭於寢何又有廟祭者蓋謂如子孫中復有尊官亦當自立廟矣然已有始封在前不得更自立廟但許祔其主於先廟而親盡則祧此所以同為子孫而有廟祭寢祭之異其言後祔者當祧則先立者之不祧可見若使先立者亦以次遷祧而下又無祔四世之後廟僅一主何以謂之四廟五廟哉其又言始得立廟者不祧何也蓋始得立廟者其主亦是後祔疑若可祧而以此比始封故不祧

古之始封自上以達下此之比者因下以達上乃明所以得通四為五通三為四者以有此不祧者故也惟其制與古異故建廟必俟疏請明非子孫所得進退也唐制雖云四廟外有始封通祠五廟而終唐之世不聞有始即立五廟者權德輿作于頔先廟碑又云國朝之制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若是則品第一者之四廟有始封不敢逾豈反不如品非第一者得以上及始封多祀一代之乎蓋此所指始封不逾者亦若宋所謂立廟之子孫復有自當立廟者宋以有始封僅許祔廟而唐則以品第一得又自立廟此為不同耳德輿又作韋臯先廟碑自臯之嵩祖機為第一室遞至曾祖祖考凡四室此碑作於廟成八年臯諡忠武之後臯當祔廟而機之在第一室者如故不言將祧也又考舊唐書德宗本紀馬燧以貞元十一年薨十三年祔廟命所司供少牢給鹵簿此乃立廟者喪闋祔廟之證其他各先廟碑所載李紳之高祖敬元在則天朝為

中書令封趙國公必已有廟矣。而紳爲檢校戶部尚書請立三廟三廟不及高祖紳之曾祖祖考原皆無廟也。此乃子孫不祔廟。又始封非前祖之證。再如王涯始鎮劍南請建三廟。後拜司空增立四廟。是雖因進秩而增。而廣三爲四。廟可增加。卽通四爲五。制當無異。唐之通祠五廟亦必以立廟者當始封也。或云開元禮三品以下祫享儀注云。若始封仍在曾祖以下。則虛東向之位。又有出毀廟主。出未毀廟主之文。苟無遷祧。何以云毀。云仍在乎。竊思祫享者合食也。祫自當兼已未毀之廟言之。然若曾祖以下遞遷。卽廟毀而始封正位東向。其曾祖祖考毀廟之主。祫享時出乎。不出乎。出則分尊。位置何所。不出則是尊孫而廢祖。是乃代宗德宗時遷祧獻懿之所爲。元宗方創九廟之制。追尊獻懿二祖。并已遷之主。復還入廟。豈其於臣下預立此制乎。故必以實事可徵者爲據也。開嘗推求其故。古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子孫皆爲諸侯。無貴可言。故惟太祖不遷。餘皆五世

則遷。而獨重宗子。此親親也。等而下之之義也。唐宋非尊官不立廟。廟特以表有功德者之顯揚其親。故惟立廟者乃得祔廟。此貴貴也。推而上之之義也。大概唐宋廟制皆如後世之專祠。特因其人以及其祖考爲與專祠異焉。顧先儒若司馬溫公程子朱子俱未論及此。當時國制有定。非可私議。又當時著令力所不及。仍聽寢祭。則其當有廟而無廟者多矣。抑龔爵雖不行。而立廟者之子。固不許祔廟。則是遷祧獨當爲祭寢者酌之。以維宗法。而豈得以例特立之廟哉。至宋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以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不合禮意。請更定五世三世二世之制。所云通祭三世者。至和後不知何時變禮。志闕其文。而所議高祖上一祖。稱五世祖。則較古之諸侯而更過之。失禮甚矣。乃明嘉靖中。夏言猶祖其說。何歎。

按唐志所云。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其義難明。蓋唐重職事官。不重爵與勳官。故祠四廟者。皆以其官。不以其勳爵。如今狐楚乃

銀青光祿大夫從檢校禮部尚書正上柱國正開國伯田宏

正乃銀青光祿大夫從檢校工部尚書正兼御史大夫從沂國

公從烏重允乃銀青光祿大夫從御史大夫正從開國郡公正若

論柱國之勳國公郡公之爵皆不止三品而其官皆檢校尚書

御史大夫出為節度使考上州刺史秩亦三品故廟數皆止於

三不以勳爵尊也其四廟者韋臯為太尉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于頔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王涯以尚書右僕

射加司空封代國公其四廟乃以太尉司空之故不因王公也

唐朝會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官階品之上國公無職事者居三品之下郡公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居四品之下若

其為侍中中書令尚書御史大夫等官而秩加保傅僕射者如

鄭餘慶以太子少保從判太常寺卿正得立四廟此乃三品之

不須爵者蓋其不須爵乃因兼三品以上之職非謂三品之無

爵者反勝有爵也大概三品只論官故兼爵雖尊不得立四廟

四品五品始論爵故既有兼爵可立三廟耳若李紳以檢校戶

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使於文宗開成間請立三廟其官

三品故也而白香山為作先廟碑乃書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

國此是開成四年武宗即位紳改鎮淮南加秩至於二品紳于

此時未嘗疏請增廟而但乞為其始得立廟之碑香山亦未詳

明其制直以此為請廟時之官階誠為疎於文律韓柳必不然

矣至天寶十載著令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

皆聽立廟勿限兼爵清望官惟四品有之清官自四品至八品

皆有之是并四品五品亦不須爵而可立三廟矣至若崔圓為

淮南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當立四廟乃圓生

前未曾疏請身後其子僅以圓及祖禰為三廟蘇雲卿作廟碑

但云不立五廟而立三廟不言何故按圓於天寶末為劍南節

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還京拜中書令封趙

國公明年。削除階封。後乃復起。其不遵開元定制。而祇立三廟者。應是四廟。非朝命不得立。而不論加職與贈官。則為節度者。其子孫自得立三廟也。此於史皆無明文。不有諸廟碑。何由得稽遺制於什一哉。

上湖分類文編

書後

羅鄂州小集書後

宋史岳忠武傳。謂殿中侍御史羅汝楫。論飛罷其樞管。後汝楫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有善政。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近得羅鄂州小集。載有元至大元年曹涇所作鄂州傳。引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明洪武二年王禕作小集後序。亦謂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或疑新安志。乃鄂州所作。續志。即其猶子任臣毅。臣所共訂。故為尊者親者諱之歟。自余思之。竊以志言。近是史所載。當日傳聞。特以快嫉惡者之口。而忠武未必若是悻悻也。夫邪曲之害公。使不能報於其身。而必報及子孫。則以忠武威靈。何不奪其命于泄官之始。而顧俟其治績彰著。而乃報之。若其有惠政於鄂之民也。幹父之蠱。忠武宜深嘉而曲宥。使天

下知爲善之足以蓋愆。設使鄂州怙惡如先人。而但身不入廟。遂無從以得報乎。楊再興殺忠武之弟。翻而能忠義報國。則待以不疑。然則忠武之心。心乎國也。心乎民也。獨奈何償宿恨於循吏哉。且夫害忠武者。秦檜萬俟卨張俊。不聞有顯報。若汝楫者。落井下石。特附和之常態。又不當釋其渠魁。而獨不寬於脅從也。唐李勣與許敬宗。阿附武曩。而其孫敬業起義討武氏。以致誅滅。論古者或以勣之罪爲有天道者。亦非也。許遠則敬宗之曾孫也。死於忠。後世曾不以敬宗故而快其死。韓文公極稱許遠。朱子尤推美鄂州。易曰。有子考無咎。孰謂忠武之賢。而計恩怨。遂不別賢奸也。或曰。存其說。使夫後之鄙夫。讀史而知竦懼焉。不亦可乎。

書大樂律呂元聲

明范輅。字以載。郴州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仕至福建左布政司。撰大樂律呂元聲六卷。凡三十章。又律呂考註四卷。前有嘉靖二年楊

升菴序。升菴其辛未同年也。後有月湖楊廉論元聲書一首。按律呂相生。馬班鄭蔡之說各異。呂氏春秋謂黃帝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隋書律志雖首引其詞。而含少作含沙。亦未嘗推明其說。儒者固莫不以律長聲濁爲黃鍾矣。明宏治中。莆田李教授文利。獨援呂覽含少之文。以三九爲十一律之本。著律呂元聲書二篇。嘉靖初。御史范永鑾上其書。時以說與古背。不用而瞿九思著實用編。獨取之。嗣是龔谿黃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宗之。據函史所載。輅乃從受學於李氏者。廉則愛其書。以爲天授者。今此書名正相同。惟李氏二篇。而此有六篇。應卽李氏書。而推廣之者。顧何以書中不明指所出也。又聞郴有喻春山者。亦嘗據呂覽著書。黃梨洲詆其臆斷堯典。妄改月令。春山乃輅之邑子。其不謀而合乎。抑有青成藍者乎。不可得而知也。考明史。武宗時。輅爲南京御史。則劾中官黎安劉瑯。及衛官簡文王忠。使江西。則折

宸濠劫鎮守太監畢真真乃誣以他事下詔獄謫龍川宸濠敗乃復官而其以武宗無子請擇宗室及論馬姬有娠不當入宮尤人所難言者也。范氏子孫多能文者。余案試及柳嘗呈是書乞序。余於樂律未嘗學問。不敢人云亦云也。特以心重其人而幸得見其著撰。謹爲之跋而篋藏焉。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仕終南京禮部尚書。豐城有曲江。形如半月。故稱月湖也。

陸清獻公靈壽縣志書後

向聞陸清獻公令靈壽時重修縣志而未之見。近遊畿輔始求得其書。凡序一例十三。志分十門。門各有序。條目之論三十有七。按語數十則。而以時務條陳。及修志議終焉。於賦役則考之獨詳。於人物則於正史有傳者從略。盡削其無所關繫者。隨事隨時建議垂訓。莫不有惻然之意。藹如之言。使讀者自然生仁愛之心。動忠敬之念。蓋雖紀一邑之山川風土。而天下萬世之典則咸具焉。因思春秋時載籍

自易詩書禮以外。莫多於志。志散在列國。言不盡純。未經夫子所刪定。然若左氏傳之稱志於夫子者。有二。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則舉以褒子產。克已復禮仁也。則美子革。而并以誨顏淵。是則周官小史外史其所掌邦國之志。四方之志者。往往有至語。法言能輔六經之所未備。君子是以有取爾乎。余所見北地郡縣志。乘荒陋者多。近人重輯。稍事潤色。亦有無知妄作。而并舊志之美者去之。考古則疎漏不根。增今則繁雜失當。地苦無書。而秉筆者非奔走衣食之遊客。卽驕矜固陋之鄉紳。現任之吏。又不思夫志之所以有關郡國。特藉此名高耳。清獻之書。版漸漫漶。且歷今已七十餘年。竊懼後人妄加改竄。急昌言於保定之大吏。與正定之郡侯。俾重加校刊。更明示後人。但當倣宋人續志後乘之例。而原書之片語隻文。毋稍增改。聞者避之數年來。迄未見有行者。余嘗恨仲虺史佚之志。後無傳焉。此卽今之仲虺史佚也。而敢不謹藏諸篋笥歟。

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陸清獻公稼書先生。自爲御史放歸。及後再召而公已卒。後之人莫不以公未竟其用爲惜。余頃從正定府志中得見柯崇樸所撰公行狀。竊嘆公之生平未可謂之不遇也。康熙丙午舉鄉試。庚戌成進士。越五年爲江南嘉定令。落職以薦。召試博學鴻詞。在途丁父憂。奔喪。服闋。總憲蔚州魏公象樞保舉補正定之靈壽令。康熙二十九年。公年六十一矣。行取擢四川道御史。罷歸。年六十三而卒。此公出處大畧也。其爲御史有湖廣巡撫丁艱。總督疏請奪情。公疏不可。詔從之。天早求言。公抗疏請罷捐納。廷議罪以違誤軍機。當削籍。謫奉天。而公但以原官休致。其受知於

聖祖如此。宰嘉定坐盜案奪職。而其先巡撫慕某論公治行迂緩。例當降調。民衆罷市乞留。撫臣乃更疏請復任。觚曠言嘉定民乞留不當降調。得因刻公歸集爲贈此當是奪職時事。狀載靈壽三事。編審則虧額賑濟則踰額。派運上供石灰驟

車則力爭不出。上官皆允行。其見信於同官又如此。迹公所爲豈惟不利走趨。抑近釣弋名譽。假使一跌不再起。則亦但著書終老於當湖上耳。世多疑儒者空談無施。士不遇時有言不信。可勝嘆哉。與公同徵制科者睢州湯文正公文正由監司入詞苑。歷中丞。晉正卿。公雖不與試而爲循吏。爲諍臣。其位尊卑旣殊。故治行之遠近大小亦異。要其不負所學則同也。而巖穴之儒伏處而無所表見。區區一卷之書。卽幸而得傳。亦何濟矣。然則謂公不遇於時。抑過矣。余嘗聞鄉先生言。公在嘉定。民以訟爲耻。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糧。絲布猪雞。皆準價以代銀米。民甚便之。去官之日。裝一擔。襪被外惟書籍及夫人紡車。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接納公。句崑山徐尚書乾學爲訂期往謁。公已諾而先期出京。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士奇親喪。計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齋香楮。雜衆賓入拜。拜已竟。出比

學士知而歎留而公棹已返。凡此皆狀所未及者。若觚賸所載嘉定有警者。乞公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又稱公歿時與楊忠愍公交代其說神奇。竊謂非所以重公也。所著書若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並刊行於儀封張氏。近又見其靈壽縣志。不止於狀所舉之困勉錄。松陽講義。四書大全。三書也。不知其家尚有他著述存焉否也。於崇正三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先名龍其後改隴其。

補記同文聲形故

皖桐胡環隅司業。諱宗緒。字襲參。少傳韻學於安溪李文貞公。晚歲撰同文聲形。故一書。按書以故名。洪容齋謂通其指義。其在小學則杜林蒼頡。故是也。元戴侗撰六書故三十三卷。通釋一卷。有序文載在元文類。其書不可得見。大概因許氏說文而訂其得失焉。司業之書。其自序以爲位別陰陽等分粗細。母盡四十有五。母立而聲隨。聲盡四十有二。聲窮而母定。一經一緯。二體相乘。得千八百九十之數。

四之爲縱。轉四聲。得七千五百六十。而天下之聲盡矣。旋宮通轉合韻之說。得是益明。反紐等子。排攝諸門。得是可廢。且謂元周德清嘗以韻分陰陽矣。今以陰陽定位而求字。蓋闕者四百有四十。擬爲斟酌增訂。以補斯文從來之遺漏。余考宋史文苑徐鉉傳。華陽句中正與鉉校定說文。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是則無字之音。古人早已籌及矣。司業又欲合清漢字爲一。上列國書。下載漢字。此亦古嘗有之。元翰林待制清江杜本伯原撰華夏同音一書。東園友聞謂自大篆隸。以至外化番書。無不具。並不止蒙古新字也。司業未習國書。但見十二字頭之單字。未有無字者。豈知清字四聲共一字。十二字頭者。特識字之權輿。其精蘊不在單音而在連字。若劃分平仄而補其闕。豈獨漢字闕哉。清字且更多矣。余晤司業時。惜已病風舌強。莫能口授。其書前列五圖。後分四聲爲四卷。所謂四十五母者。公恭江

岡薑光庚驚鱗局羈龜貲此韻無頭從佳媧該傀居孤驕交高鉤鳩十九位讀起

巾麈昆根干官間關操勅歌戈瓜嘉迦○金○弁兼緘是之謂母所

謂四十二聲者見○溪羣○疑端○透定○泥幫○滂並○明精○

清從心邪照○穿床審禪曉匣影喻非奉○微○來○日是之謂聲

余舉以問友人之究心音韻者或是之或非之要皆非知司業者司

業無子其書未錄諸梓夫孰為傳此絕學者哉

歐方望溪先生教忠祠禁

望溪先生年七十有五告歸金陵建宗祠曰教忠以其五世祖四川都司斷事諱法者死節於明建文朝故云忠也既參酌古禮以定祠規又援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間胥掌旤撻罰之事立為祠禁所禁條例至約獨於喪禮不御內加詳其言古者三年之喪非殯奠葬祭夫婦不相見語家事必於中門之外必以晝不得入房室犯者撻四十婚嫁喪疾費不給期三月大功浹月犯者撻三十

喪疾費不給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孫與奠者齋宿外寢祖父母伯

叔兄弟三日高會二日薦新俗節亦如之撻罰與期大功犯禮者同

且也三年之喪期不飲酒食肉期浹月大功終月違者撻三十罰不

行惟小功總麻撻罰不及條約成書見者怪之身後其子孫亦不能

行然其詞豈不至今閱之凜凜哉先生為少宗伯時值國喪所教

習庶吉士二十七日之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

有也先生好說禮服先是友人有在京聞訃者先生往唁諄諄以不

內宿相勉師韓習聞焉而今復見遺書於身後也嗚呼禮教衰人之

良心日以漸滅而一二鉅公達人務為通悅取悅於俗寒門末學之

士藉為口實倘皆得若先生執禮硜硜安見無聞風惕厲者即不肖

如師韓奉先生教往丁內外艱幸不陷於非禮顧頻年為客期功之

服忌日之奠愧不能盡行如先生說夫世豈無讀先生書而笑其迂

者而亦必有讀之而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則其干城名教者大矣

桐城縣賑恤饑民冊書後

桐城瀕江而高。接壤灤岳。層嶺沓障。迴乎奔峭。故地可墾者。纔什四五。恒資塘堰灌田。彌月不雨。則苦旱。蛟出無時。則苦水。水一方耳。旱則連百數十堡。而旱之患。較水爲常有。乾隆三年秋七月不雨。至九月。安慶省凡四十八州縣。以災聞。而桐城最甚。

天子覽奏。憂憫。亟班下所在。發倉庫。挾賑。更採廷臣之議。別白極貧。次貧。又次貧。三等。人日五合米。幼者半之。以賑。四月三月兩月爲等差。明年三月。慮青黃不接。又

詔加賑。通計賑米二萬三千四百九十石。銀五千七兩。所賑戶口六萬一千八百八十餘人。邑屋市門山坳林薄。鬻首黃髮。嫗女童孺。篤癯無家之民。負擔攜挈。怵蹈從萃。僉謂霑沛周浹。至復無一人無一日之不得其所。飽食逸樂。過於有秋。于是先君子實宰是邑。乃進百姓而論。誠之曰。縣令理一邑之政。官不職。政不協。合於道。則無能宣

上教化。悅天意。召人和。歲惡人饑。上厪

天子微樂。損膳。惻怛於心。負罪甚大。爾民得免於餓殍者。戴

上之施。有加無已。人情積困。則心怨。恃惠則意驕。熙熙然幸饗。殫無缺於朝夕。而惰慢以嬉。釀爲乖氣。患則未已。其何以謹身節用。思無負。德意而不徒重。縣令之失政。以敬承天庥。蓋百姓聞之。而莫不感涕也。事旣竣。歷夏四月。復不雨。大蝗。先君設法焚撲。禱於神。雨乃降。蝗不爲災。洎乎六月。而先君以勤事死矣。簿書稠疊。將悉付後之。茲茲土者。又三月。不肖之孤。復至縣治。乃爲追述顛末。作書後一通。以交代。凡以記。

聖世仁澤。濯沐而荒政之所爲。經理其艱難。鄭重也。若夫切里微村。戶區口枿。期厝置無遺濫。又嘗捐養廉。易米四百石。以補例不當入冊者。凡在百姓之口。能悉之。所以休養生遂。致大康於民。使邑無水旱之沴。簞簋普淖。則俟後之君子承之矣。

題桐城方氏家譜稿

乾隆闕逢涪灘之歲。桐城官保方公。延余於保定節署。續修其萬歷間桂林家譜。余爲更定義例。正譌補失。加以新舊同異參稽之繁碎。南北詰問往返之歲時。稿草數易。閱六年而甫成。嘗思古者莫繫世序。昭穆有官爲掌之。故春秋以前無譜牒之說。而剡子能言吾祖。已爲時所稱。秦漢變制。既不立族師小史之官。史記世家。又不及支庶。至晉宋而譜牒之學。乃貴焉。若王儉王僧孺賈執溥。昭何承天。以及唐之張九齡林寶李林甫。類能總輯百家之氏族。宋以後此學漸微矣。家傳家記。所載止於一家。褚覲殷敬江統曹毘范汪紀友荀伯子陸煦明粲顧野王韋鼎。令狐德棻張太素諸人。罔不自譜其家。虞氏裴氏尤多。虞則裴之傳覽之記。守業之傳裴則松之之記。若弼之傳守貞之牒。皆是也。而若崔項之傳桂氏皇甫謐之傳韋氏王僧孺之譜。范劉二氏一家之譜。有不必撰自子孫者。宋則王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而歐陽公疑是曾子固所爲。元之藁城董氏。元復初作家傳。虞伯生作世譜。吳草廬稱其傳詳核。而譜簡明。惜其書皆亡。惟復初所撰家傳。賴元文類以存耳。余豈能有前諸賢之學問。而謬承公命。以云爲人謀而不忠。則業業乎懼不敢焉。因念我汪氏宗譜。前代太函司馬曾一修之。其書固不及方氏譜。凡字號生娶卒葬。與妻女外家人人有記也。而迄今已隔二百餘年。曾無一人踵行其事。余向客京師。覓得太函本。慨然有志從事。而顛屢於仕途。奔走於衣食。今日爲人役。而不自顧其家。每一思維。慚悚竟夕。方公年屆杖國。而余甫踰六旬。幸而耄未及之。是匪余之責也夫。

讀臨川公張烈婦傳書後

女以節烈著。女之不幸也。而當時極苦節之。凶身後揚彤史之燁。自昔史傳列女。始自後漢書。顧其中若桓少君之挽鹿車。曹大家之作女誡。文人競援引以諛世之富家貴女。而習而不察。至如樂羊子皇甫規之室。號爲貞義禮宗者。人罕得而妄擬。豈非堅冰有法。其不可假借。尤其不可泯滅者乎。吾杭張烈母劉。爲忍齋先生諱。四維之配。先生登康熙庚子賢書。明年會試。病沒於京。於時母以死殉。又三年而臨川李公聞其事而爲之傳。到今且五十年。烈母之孫凱。字耘塍。中乾隆辛卯鄉試。更思所以不朽烈母。而乞詩詞於當代之名公碩彥。先以傳寄示師韓。則以先生與先君同年。師韓髫稚之歲。曾拜見於家。今於耘塍復相契也。竊觀唐李習之。於楊烈婦高愍女。皆聞其事而撰碑立傳。將以上之史官。其後石晉劉昫纂修唐書。未之述也。宋慶歷中作新書。乃據碑傳而增入之。文章之傳。洵有視烏頭綽楔。

而加久遠者乎。夫今之文人孰有能度越臨川者。臨川文則既傳矣。而又何藉是紛紛者爲。蓋耘塍仁孝之心無窮已也。憶師韓自始至京。卽以所業請正臨川。謬蒙稱許。今亦幾四十年。學無成就。何敢言文。惟因重讀公文。見其拳拳焉。惜不得早盡其心力。又欲卹其後人。公之存心。公之後。遂無其人。未嘗不嘆庸庸者之重祿利而輕名節也。而耘塍克自奮發於陵遲衰微之日。可知人事無常。而天道終古不爽。是則所謂貞觀者也。

上湖分類文編

各書自序

觀象居易傳箋序上

易者象也。讀易而不明取象之義。則辭與象分。而變與占俱無所據。故朱子謂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又謂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且謂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朱子於象其心契而神解矣。本義隱括程傳。於象顧略而不言。是特以矯漢儒之支離穿鑿耳。夫苟鄭諸儒其書不可得見。僅有存者。若李鼎祚集解所載。其乖義背道。誠亦指不勝屈。王輔嗣一掃而空之。不爲無見。然因是而遂謂象不足言。是又因噎而廢食。矯枉過正。而徒以便後之學者無所用其心也。嘗觀羅泌路史發揮。其明易象象。謂以三物取名。易乃廬螻象。是茅犀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卽易象象之三言。猶皆遠取諸物。而後儒於文象周爻。一概指爲虛。

象然則六十四卦其文七十有九。文周當日何不直言七十九字之理而必繁設衆象以疑惑後人。且夫龍者乾也而說卦何以獨謂震爲龍。乾之冰震之元黃何以象皆見於坤。天何以與火同人而與水違行訟也。區區火炎上而水東注乎。陽進至四爲大壯何以陰在初卽爲女壯也。妄謂一女當五男何解於大壯四男當二女乎。互卦之義王氏非之而若師二曰長子。渙四曰有邱。泰五曰歸妹。此非先儒強合也。至於中爻同功異位何以不曰二至四三至五而曰二與四三與五也。此則先儒未之解也。陰陽往來取象之一端也。而若睽之火澤何以有動而上下之異。大過二五楊生稊華先儒曾不知初二皆爲枯楊上爲稊而五爲華也。象不明則易不可見。朱子於羝羊靈龜之類間嘗舉一隅以示人以是知朱子言易其不取乎王氏忘象之說明矣。余讀易有年當其苦思力索至於廢寢食生疾疢或竟日專讀一爻或數日祇釋一句中年以後一切詞章之業屏除都盡而

於易則不能一日釋於手亦無一刻去於心也。而乃忽若有得焉。凡人於所刻苦而有之者未有不鄭重而愛惜者也。恐其久而忘諸爻著易傳箋十二卷余學漢儒之學而竊欲有以正漢儒之支離穿鑿。因以補朱子之所未及詳言者。其言未必有當存此以俟他日所學有進更加改定焉。亦云終吾身而已矣。

觀象居易傳箋序下

孔子刪定六經言之詳盡無過於易。自讀易者不求通乎孔子之辭而輒欲自爲之說。于是揚子雲有太元之易。衛元嵩有元包之易。關子明有洞極之易。司馬溫公有潛虛之易。周子有太極圖之易。邵子有皇極經世之易。他若坎離匡廓入於異端。世應飛伏流於小數。總之離象詞以求易。其得失深淺相去幾何。夫學易者學其象變辭占之四端。變占在於動用。居則觀其象玩其辭而已。而玩辭又必先以觀象。是匪極之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無由歸之於易簡也。不探索鉤

致則不能通其微。不易簡則無以得其理。然則象豈可忘哉。互卦約象。說始京房卦所自來。則創於荀虞諸儒。而未盡其蘊。本義卦變之圖。又覺紛繁重複。而按之經文。亦往往有合有不合。余不揣別爲之圖。俾學者開卷了然。且以證之卦爻。靡不協合。要不敢求易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之外也。左傳蔡墨。因龍見而論乾龍。有在乾之垢。及其同人。其大有之言。而後儒遂謂爻辭皆變象。戴埴鼠璞。謂左氏所載占筮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試思六爻皆變。何獨一爻之變。有象。而二爻三爻以至五爻。其變皆無象乎。又何爲舍本爻之象。而別取之卦。以繫之辭乎。至如乘承比應。後儒舍是。更無他義。竊疑內外卦合。而相應之義出焉。應則俱應。何必以陰陽配爲有應。而皆陰皆陽者爲無應乎。上乘下。下承上。卽是比也。比與乘承何別焉。漢儒之說。集解所引。莫多於虞仲翔氏。而支離背謬。亦莫甚於虞氏。其言卦變。或專舉兩爻之變。以釋全卦之義。易道神明變化。必不若此。怙滯。

虞氏自言。陳桃夢其吞易三爻。遂以受經自任。殆妄語也。近日仲氏易。欲矯王氏之弊。而不顧義理之安。其尤臆說者。無如以兩爻爲半離半坎。昔虞氏解小畜密雲不雨。有云坎象半見。而仲氏遂以通之諸卦。夫半離之上。卽半坎之下也。安見此爲離彼爲坎。且可謂之半離半坎者。亦可謂之半震半巽。而八卦無不可以半取象矣。古人互體。必連三爻爲說。良有以也。余幼讀易。見易書首列圖象。心維易之辭。非圖不能明也。其後研玩傳義。於三百八十四爻。曾無一言及於圖象。圖自爲圖。經自爲經。不幾疑文周之易。與庖犧氏判而爲二乎。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掌。因周易之名。謂之三易。雜卦傳。則孔子之易也。隱其詞曰雜。不別爲書。而附於傳之末。後儒未嘗深究其旨。但見其以一言釋一卦。同於左傳所云屯固比入。及坤安震殺者。直疑爲述古筮詞。非有精意。夫連山歸藏。其次序不可考。余竊見序卦之次。固不如雜卦之對待。上下分明。蓋雜卦以旁通之義。求之其

全篇自有端緒可尋。至大過以下不對之八卦。尤其精蘊。安溪環互之說。似不足盡之。因思先天圖之整齊。或有裨於雜卦之旨。而特不可謂之先天。義皇畫卦。亦未必作是解也。余於雜卦。疏解特詳。他所論說。散見所讀各傳下。而先爲揭其大凡。以請正同讀是經者。

詩四家故訓序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齊詩后氏孫氏之故。與傳至魏盡亡。魯故魯說。郭璞注爾雅。張載注魏都賦。猶引之。其亡當在晉後。韓詩至唐猶有。薛漢章句。逮五代亦亡。所存外傳。非詩正義。或不免後人僂雜。未可盡信。夫齊魯韓三家之亡。亡於漢後之獨立毛詩也。及科舉之學盛。而毛詩雖存亦廢矣。余觀毛傳有鄭箋孔疏。若三家遺說。亦時得萬一。於史記前後漢書說苑新序。與夫經疏選注說文釋文。及宋以前類書韻書。今凡有見。卽爲鈔撮。或一章之中。僅存一句。或一句之中。祇判一字。皆珍不忍棄。而隨時附益之。惟韓詩爲多。則以後亡故也。

其有說異毛傳。而不知於三家當何屬者。但一一標其文所自出。於毛詩。則惟舉箋與傳之異者。及傳箋之與朱傳異者。其他不備錄。爲有全書也。向嘗欲採唐宋以來諸家互異之說。附輯一編。旣而恐弟子輩不察。誤認爲三家舊說。則不惟亂先賢之真。而并沒後儒窮經之所獨得。非尊古意也。古者賦詩斷章。不必定從本解。况明明有四家之文。而顧屏置不取乎。今夫玉于闐三河之所產。載以連車。豈無粹美遠過前代者。而世貴古玉。古玉或大不踰指。重惟銖兩。而價十倍。以其所從來遠也。夫經亦猶是也。貴之乃以求之。得之因而寶之。已矣。昔賈逵撰三家與毛氏同異。崔靈恩采三家爲集注。董道據毛氏以考三家而作詩故。王應麟彙三家以廣朱傳。而作詩攷。賈崔董氏書皆無傳。王攷後出。而僅存。余孳孳焉寶其殘剩。以是爲博。依安詩之一助。至如世傳申公詩說。乃屬僞書。而鄭樵言齊詩。今猶有見者。真僞未可知。夾漈且未之知。卽有之。亦何啻玉之藥。燒油漬以爲。

古者耶

春秋三傳注解補正序

漢傳春秋者五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夾無書而先亡。鄒以無師亦亡。獨三傳存焉。自漢及晉。從無舍三傳以釋春秋者。有之。自唐始。文中子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又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昌黎之稱盧仝也。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嗣是儒者必棄傳以談經。顧所謂經者何經也。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蓋十二篇者。十二公。十一卷者。乃二家之經也。吳衛將軍士燮所注春秋經亦十一卷。豈卽本此歟。漢侍中賈逵有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二卷。見於舊唐書。而隋志謂宋有二家經二卷亡。此似二字之上遺落十字。在隋已亡矣。是皆傳中之經。別無無傳之經。古人因傳以存經。而後人顧因經而棄傳乎。自傳棄而不學者。遂得以鑿空竄名於經學。假使春秋無三傳。則事

迹何由核其實。義例孰與發其凡也哉。夫以三傳爲聖人之言也。則公羊至漢景帝時始著。穀梁之行且在宣帝時。左顯劉歆尤爲後出。三傳所以有可疑也。然概以爲非出聖門也。則高赤皆授經於子夏。左氏卽非論語所稱者。要其文豈能憑虛以造三傳所以不可廢也。注疏出而賈逵服虔王肅糜信等之書並廢。士但知有杜何范三家耳。往見顧寧人著左傳杜解補正。愛其精核。而何范不及焉。竊倣其義。凡三家注有未備或未當者。旁採他書證明之。名曰三傳注解補正。每念經之繁富。莫過三傳。與三禮。禮得鄭注而明。而後儒乃專攻鄭氏。夫三代禮典。經秦廢壞。鄭氏始闢蠶叢。又緣時尚讖緯。牽制舛雜。所不能無。然非注則并句讀亦不知矣。有注而後儒得憑藉焉。以補偏而訂訛。厥功甚大。余於注猶苦有難解者。且先求通其詞。而畧舉其彼此互異。與夫事無經據。而鄭氏自以意解者。爲書曰三禮鄭注釋詞。其別有所見而論之者。則歸諸經論。不敢淆鄭氏之舊文。惜

余從事也晚。今老且病矣。倘天假之年。安見有志者。不事竟成也。

孝經約義序

易曰。易詩曰。詩書曰。書禮曰。禮春秋曰。春秋。無有稱經者。孝經何獨稱經。班氏藝文志之言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或曰。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言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則孝經之稱。出自孔子矣。夫識緯之書。儒者所不屑道。而顧深信不疑於鈞命決之文。邢氏更定其時在哀公十四年以後。十六年以前。宋潛溪因謂在七十二歲時。果足憑乎。古今爲之注者。數百家。而如涑水指解。確信古文。紫陽刊誤。并疑今文。大儒之言。若是後之學者。安所折衷。竊謂以孝經爲夫子自作。不可也。以爲僞託。亦不可。晁氏云。是曾子弟子馮氏云。是子思作者。庶幾近之。其稱經也。尊聖言也。至於今文古文分章之異。與夫皇氏標開宗明義等之名。嘗觀經之分章。自漢儒始。後人求其分。不求其合。遂使一書前後不

相聯貫。余甚病之。今讀孝經。但就文義約畧分四大節。首則總揭始終之義。次言德之本也。次言教之所由生也。後乃分列始中終之義。以結之。其辭顯明。本無甚深難通之解。句詮字釋。似可無庸。故但疏明其大旨。不欲如邢杜正義。卽御製二字。纍纍四百八十餘言。漫美而無當也。

語孟疏注辨異序

自以四書文取士。士子遵奉朱子集注章句。理道昭如日星。好學之儒。博考乎或問語類大全。旁徵乎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峰之書。而於漢趙氏魏何氏宋邢氏孫氏之注疏。並束高閣。夫集注固多原本注疏。特於所不合。始采他說以正之。余攻舉業。曾取語孟注疏。

論語孟子宋元人俱

合稱與集注互異者。摘舉彙鈔。欲加論說。未之逮也。頃謫宦驛。棲坐

嘆二十年來。枉役心於詩筆。暇檢是編。復事考訂。題曰語孟疏注辨異。凡四卷。疏者注疏也。注者集注也。疏注之外。間有采錄。至中庸大

學亦嘗考索而不列為四書者。朱子章句之精微，其異者徒為異耳。每念韓文公於語孟皆有注，孟子四家注先儒固云偽託。若論語十卷，李漢以為傳學者，張籍以為未訖注，而宋時乃有五百家昌黎集注之書。集解十卷附焉，真歟偽歟，且也。趙氏作孟子章指，分七篇為十四篇。唐陸善經又刪削其繁重者，復為七篇。孫氏作正義，雖以趙氏為本，兼取善經，往往與注不相顧。趙氏原本，近年頗有流傳，而予尚求之未得也。嗟乎！士之不悅學者，患有其書而不能讀，讀書者又患不能逐句逐字以讀之。且如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學者尊同六經，竊觀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性生於陽，情生於陰，此乃唐孔氏之詩疏，其源則出鄭氏禮記服氏左傳之注者也。無欲故靜，漢孔氏之論語訓解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亦唐孔氏之易正義也。不考注疏，不幾數典而忘其祖乎！余方恨馬融包咸鄭康成何休孔安國陳羣王肅周生烈之注論語，為何氏所未採者，韋昭之解衛瓘譙周

之注，樂肇之釋疑，皇侃賈公彥之論語疏，褚仲都之論語講疏，以及綦母邃張鑑之孟子注，時於他書徵引，而不得觀其全，奈何以注疏之家有其書者，而亦置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文選理學權輿序 選去聲俗讀上聲誤

總集自晉有之，而無以選名者。梁昭明太子采自周訖，梁百三十餘家之文為文選。至唐而盛行，杜詩曰：熟精文選理，舊唐書列文選學於儒林傳。李善之注獨傳，據李匡義資暇錄，則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並為世傳鈔。其定本則奉進於高宗顯慶三年，逮元宗開元六年，有李延祚者，更集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尚李周翰五臣之注上之，以非斥李注，而實皆竊取李氏未定之本。識者鄙之。李注精博，學者萃畢生之力，尋繹無盡。宋士子有云：文選爛，秀才半。此蘇易簡雙字類要，王若選腴等書所由作也。余嘗取選注，以類別為八門，末則綴以鄙說八門者，一曰撰人，唐常寶鼎撰文選著作人名，其書不可

得見顧其名字爵里及著作之意選注已詳所未悉者史岑王康琚
二人耳今考周四家秦一家漢後漢各十七家季漢吳各一家魏一
五家晉四十六家宋十三家齊六家梁九家更有無名氏之詩二十
三篇但於各人之下分隸所撰篇目取便檢觀二曰書目注所引書
新舊唐書已多不載至馬氏經籍考十存一二耳若經之三十三六緯
史之晉十八家每一雜誦時獲異聞其中四部之錄諸經傳訓且一
百餘小學三十七緯侯圖識七十八正史雜史人物別傳譜牒地理
雜術藝凡史之類幾及三百諸子之類百二十兵書二十道釋經論
三十二若所引詔表箋啟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
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其卽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三曰舊注凡
舊作注者二十四人及不知名者所注賦十四詩十七楚詞十七設
論符命各一連珠五十李氏皆標明某注不似後人之攘爲已有也
若藉田西征則雖有舊注不取而亦有無注者二篇則尚書左傳之

序是也四曰訂誤李氏每以注訂行文使事之誤又因文以訂他書
之誤或選自誤及別本誤者其類四十有七焉五曰補闕選內脫落
之句刪節之文互異之本李氏補者稱五篇六曰辨論史有不載之
事文有率成之篇一事而說有數端兩說而義可並取李氏一一辨
其得失約四十有三條七曰未詳以李氏之浩博而所未詳者且百
有十四至五臣補以臆度之詞適形其陋矣然若七發之大宅西征
賦之三敗後人間有補其闕者彙成一卷安知不有盡爲沿討者耶
八曰評論後儒之論選及注者在唐已有李濟翁邱光庭宋以後若
蘇子瞻洪景盧王伯厚楊升庵方密之顧寧人諸家多者踰百條或
數十條少者一二條間有記憶未全者客遊無書且先提其要以俟
他時補綴至余於讀選時或見注有徵引之未當闕遺之欲補未敢
妄信思就正於有道謂之質疑現已得若干條後有所見更續增焉
就此九者附舊注於書目附補闕於訂誤而分評論爲二質疑爲二

共成十卷。竊念昭明撰文選，復撰古今詩苑英華，而英華無傳，與李氏同以選學教授者。曹憲許淹公孫羅並作音義，而皆不傳。文選之傳，未必不藉李注以傳也。余愧不能如宋景文之手鈔三過，故雖自少用功於此，而以云熟且爛，則迄於老而未能往在京師，聞有何義門氏勘本，借觀不獲，未知與余所錄同異得失若何也。余亦惟自惜其勞，且志其媿，而因以舉示後來，如將窮選理，通選學也。其以是為權輿可乎。

孫文志疑序

唐孫可之集三十五篇，宋以後人無見者。自王文恪公鈔自內府，始大行於世。余自少見而好之，顧反覆熟讀，而竊疑其文惟載在唐文粹者。復佛寺奏讀開元雜報書褒城驛刻武侯碑陰文貞公笏銘與李諫議行方書與賈秀才書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十篇為真文苑英華載三篇外此胥偽撰也。經緯集舊唐書經籍志所不載，自新唐書藝文志載孫樵經緯集三卷。注云字可之馬氏經籍考

因之陳直齋曰：其文自為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宋史經籍志則去經緯之名，但曰孫樵集三卷。今本分十卷，云可之自編，卷帙已不符合。果如自序云：藁其可觀者，宜皆菁華矣。乃今觀文粹所不錄者，句或纖佻，字或割綴，體裁不雅，運掉不力，與文粹所錄顯出二手。摹擬之跡，灼然可尋。因孫氏西齋錄有授其友高錫望句，遂有與高錫望書祭高諫議文二篇。因書田將軍邊事有羣蠻習書算語，遂有序西南夷一篇。如露臺遺基賦，寓汴觀察判官書，皆樵書褒城驛者也。如與王霖書，與友論文書，皆樵與賈希逸書者也。舜城碑及乞巧文之後半，皆樵文。貞公笏銘者也。序西南夷及武皇遺劍錄之前半，皆樵刻武侯碑陰者也。其無所摹擬者，獨梓潼移江記，復召堰籍數首耳。其餘之文，大概有二：有刻字琢句，所依傍不出進學解與霖書稱進學解，而意格重複者，若大明宮賦，迎春奏，乞巧對，逐店鬼文，罵僮志，寓居對，龍多山錄，潼關鉀銘是也。有直率漫衍，命意淺而筆

力恨弱者。若出蜀賦。興元新路記。蕭相國寫真讚。序陳生舉進士。康公墓誌銘。祭梓潼神君文。是也。且所益二十五篇。不過萬一千七百言。而前喁後于。層見叠出。書何易于。稱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云云。蓋既言治狀。而復有所問耳。書褒城驛。稱有老叚笑於旁。且曰云云。蓋既笑而復有言耳。乃他文。凡述人語。必稱且曰。若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大明宮樵。迎斬其舌。且曰。同卒歌而去之。且曰。露臺。咤駭唧唧。且曰。寓居。過而誚之。且曰。錕。偶語戶間。且曰。罵僮。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復。籍。按之。不盡顧文。義之安也。書褒城驛。及讀開元雜報。偶借老叚。及長安來者。為波瀾耳。乃他文。每一構局。必設為問答。若大明宮神前有云。大明宮問於牧者。對曰。露臺。有謁於榮陽公曰。梓潼移。一旦有曾識面者。寓居。關吏笑而進曰。錕。其友踵門請曰。逐。病。二僮。偶語戶間。罵。僮。不幾。傳傳。香香。數見不鮮耶。篇終作歌。所以咏嘆。淫佚其意之未盡。若敲几而歌。罵。僮。退而歌。逐。病。鬼。文。

書几為歌。寓居。

卒歌而去之。

露臺。

視為必然。則贅矣。排比鋪叙。特行文之一途。若一用其劍。再用其劍。三用其劍。四用其劍。遺劍與人為春。與人為秋。與人為夏。與人為冬。迎春。彼巧在言。彼巧在文。彼巧在官。彼巧在工。訖。巧。當如此諫。當如此忠。當如此廉。當如此信。是為詔鬼。是為矯鬼。是為巧鬼。是為錢鬼。逐。病。凡為世人。凡為讀書。凡為文章。凡為造謁。凡為結交。罵。僮。其謀篇之體製一也。已而已而。露臺。處乎出乎。寓居。巧乎巧乎。訖。巧。鉀乎鉀乎。銘。鉀。君乎君乎。逐。病。其結束之命筆一也。欺古乎。欺今乎。吁。大明。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逐。病。其詞調亦無二也。何其若琴瑟之專壹乎。遺劍錄言。矧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潼關鉀銘言。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者。一也。罵僮志言。九試澤宮。九黜有司矣。寓居對又言。十試澤宮。十黜有司也。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得為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

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既見於與王霖書矣。又見於與友
論文書也。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既見於與王霖書。及寓居對矣。
又見於自序也。奈何以刪擇之至慎且少。而嘈噴若是。是以知其爲
僞撰也。豈以祝穆方輿勝覽。引龍多山錄。方回瀛奎律髓。載李朴乞
巧詩用齶舌字。而輒深信之哉。間嘗別寫一編。題曰孫文志疑。并爲
箋注。藏於篋笥。所不解者。王文恪公既鈔其集。歎曰。此宇宙真文章。
欲學之。惜乎晚矣。嗚呼。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而然。豈其然乎。

平于南雅序

詩四家獨傳毛詩。毛公授貫長卿。皆趙人。漢分趙廣平爲二國。今廣
平之屬。惟邯鄲曾隸趙國。未知毛貫何邑人也。而要詩教之近承。莫
親切於此。漢後稱詩者寥寥。魏劉邵有賦。有七。有誄。皆韻語也。獨詩
無聞。晉劉遐有集。無傳。北魏肥鄉馮元興之詠浮萍。二韻而已。廣平
宋道瓊之贈張始均。兩句而已。求詩人於廣平。當自唐始。余生晚來。

爲僞人。不及見國初三君五子七先生之盛。而流風初不盡泯。講習
有暇。輒搜討一郡之詩。既踰年。凡得唐十家。宋八家。金元各五家。明
六十餘家。國朝五十餘家。宋少於唐者。靖康後地不屬宋也。國朝少
於勝朝者。凡現人皆不登。而網羅亦有未到也。其如武安南和平鄉
唐平任縣井陘。舊屬廣平。而今不屬者。則去之。若滏陽爲今磁州。恩
州爲今清河。宗城爲今威縣。舊不屬。而今屬者。則載之。所可疑者。唐
之司空曙。劉貞高。正臣。皆稱廣平人。考元和郡縣志。後周置洺州。隋
大業初。改爲武安。唐武德初。復置洺州。嗣是無改。舊唐書天寶元年。
幽州析薊縣。置廣平。三載省。肅宗至德後。復置洺州。之廣平。改而幽
州之廣平。置則安。見三人者。爲非幽州之產歟。且司空曙或以爲京
兆人矣。劉言史或以爲趙州人矣。與其疑而棄之。毋寧疑而存之。明
王吏部家瑞有廣平唐人詩集。國初王宗伯崇簡有畿輔先賢詩。今
皆不可得見。乃欲徵文獻於殘闕放失之餘。恐後之人不諒其難。而

嫌其略也。抑猶幸有不畏難者，而使區區僅有存也。世之錄郡縣詩者，類以風雅名書，廣平隸於畿南，是乃南也，不當儕於風，故題曰平于南雅。平于者，漢武帝時暫立之名，何所取諸？蓋以平于王國，漢書景十三王傳載之。地理志注又載之。左思魏都賦及張載注引之。文獻通考復引之。惟魏書地形志注誤于爲干，而近代詩人直以平干押干字韻，此亦如餘于之訛。餘于雖其里人，亦不知也。若夫詩言以雅以南，其爲二南無疑，而毛詩顧指爲南樂之任，何哉。

清暉小志序

乾隆二十三年，余因事赴京，事竣乃應廣平郡清暉書院之聘，擔笈至止喜夫。赴業之士多樸學虛懷，不染華僞，其地平遠清曠，蓮塘柳岸，宛在江鄉。庭前碑版三四通，壁上前代人詩文刻石，雖皴裂猶可讀。蓋自明萬歷立館，迄今百六十載，爲郡名區。前哲思宏教事，風則攸存，軌蹈不遠，已乃討測志乘，而紀載踈闊，其沿革莫可識。因思儒

肆之興，登臨之美，遺規軼事，久且淹沒，意甚惜焉。爰從品課之暇，博搜羣籍，周咨舊聞，輯成小志三卷。首述建置，次形勝，次山長，次科名，次題詠，而以文獻考訂終焉。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亦所以師資者歟。

說部四種題詞

韓門綴學

諸子十家，終於小說；小說十五家，終於虞初。周說班氏謂可觀者九家，固以小說爲不足觀也。劉向采羣言爲說苑，列於儒家，爲後世說部書所自始。後人說部，蓋兼十家而有之，而其中有裨學問者，莫若宋之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困學紀聞，及我朝顧氏日知錄。班氏所謂六經之支與流裔，非閭里小知者比也。余生平無他嗜好，暇輒觀書，遇有疑惑，必博引旁搜，以求通其故。雖則授徒旅館，往往僻處一方，少閱肆借人之助，所考豈無訛誤，而以嘗用心於此，毫及而不忍棄擲，爰檢其說經史者，題曰韓門綴學。韓門，余所自號，取唐書韓門弟

子之語綴學則劉歆所謂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者也

坦橋勝說

坦橋者會城西小河橋名在官巷口之東官巷又名冠巷又名官澗

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故大佛頭為秦古名炭橋見

四水潛夫武林市肆紀又名芳潤橋見田叔禾西湖志官巷在宋為

壽安坊炭橋在宋為藥市縣志謂此地有炭長風高之謠建真武廟

以鎮之廟在橋東北隅南向今猶存又東去數十步為鹽橋河之豐

樂橋豐風音相近也三朝北盟會編王繼先占豐樂橋官兩橋之間

市屢哢聒無間晨夕而居士劇門兀坐性耽考證既輯綴學之編其

所考祇在一名一物者別編為勝說昔汪水雲集中和林石田詩有

云人行官巷口則官巷口嘗以入詩矣而炭橋無聞今轉炭為坦者

義取違熱避炎非遂同於鐵冶嶺之更號鐵崖也楊廉夫居吳山鐵

存齋詩話

詩學纂聞

余於詩非童而習之也少嘗偶為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夫學

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間與

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而無取乎一句一字

之稱美昔者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

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乎信吾暇乎哉古之學詩不必其自為之也

然且不暇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其為用力於孝悌信者耶宋後文

人好著詩話其為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

過矣雖然以志余過

談書錄

僑士性耽書而鈍於口耽書則癡鈍口則拙平生倥傯不去書疾病

不釋卷而與人交無欵曲造次不能以詞自達秉於天者豈可得而

強哉嘗觀史傳所載曰能劇談曰不能劇談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康

駢之錄以筆代舌每見俗事俚言亦各有本不盡出於無稽時因談
及而筆錄之古云以世眼觀無真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觀者之
不同也顧所言不涉時事不牽時人僭僭袞袞仍是談書不輟耳

